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内篇卷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内篇卷三

晉　葛洪　撰

辯問第十二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為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

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刋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凝烟席不暇煖其事則鞅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内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静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乃為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為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

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

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淸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秋機械之聖也跗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

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為聖余答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顔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為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

為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為治世之聖乎聖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僊經以為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禀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在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

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凶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為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説是也苟不受神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有平平許人

學而得僊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寳秘僊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為當强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舌之攻絶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

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葢周孔所以無緣而知僊道也且夫周孔葢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劒踰鋒投鋏履絙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接矢凡人為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背向隔墻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鱉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别其物名經列

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渴灼之則熱氷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强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兼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

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且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桓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顔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

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黄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顔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擬塵之虛偽厩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顔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遑遑席不暇温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

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鳯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鱉靈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為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為此但不為耳吾答之曰必

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
翩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為耳一不
以記籍見事為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
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
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
道是為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
故周孔審自為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内有上
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

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授袟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為

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喻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為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顧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鈎之陋業者葢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絶穀棄美不畜

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
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姿輕體柔身而黄帝悦篤
醜之嫫母陳侯怜可憎之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黄
鬱金蘭麝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
瑤而海上之女逐酷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悦甘
而周文嗜不美之葅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
樂而魏明好椎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
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

照聖人有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僊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

極言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禀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

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説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淩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

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瀅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

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荄之據未極而氷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為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為之失天

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為益也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

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
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
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
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僊者故闕如也昔黄帝生而能
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
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
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黄入金谷
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

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僊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僊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僊者橋山之塚又何為乎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無所措思或取

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僊傳云黄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橋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説雖異要於爲僊一也言黄帝僊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説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怪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僊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欒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刋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

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黄帝有廟墓之類也
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
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僊乎豈非稟
命受氣自有修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
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
至殷為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
殺彭祖以絶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
非為死也黄石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

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
黒穴公秀眉公白兎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
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僊去况彭祖何肯死
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
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
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
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
赤玉舄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

此是為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為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鷙狠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為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煑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

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怏作）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為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

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為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為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摇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

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劇乎摇拔也培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懣用方役體汲汲短乏之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脣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减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

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為氣為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爐火滅而烟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為烟為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為已病猶以絶氣之日為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為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冐嚴寒之夜

素雪堕於上玄氷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拘隙者穨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椀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

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溼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為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

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空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僊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氷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强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

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温夏不欲窮凉不露臥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

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呑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欲決意任懐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

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絶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瞽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

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衒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僊者雖日見僊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别有此物或呼為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為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為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絶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

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偽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偽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偽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其或問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黃白水瓔一作槿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

於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為慨歎者也凌晷飇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

有一乎啼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虫朝菌也葢為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憖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憖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姫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懐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葢詭道强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

所為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冐危險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若不吐反理之巧辯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為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為被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粮終

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為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為之所以或有為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茍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

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為太常少卿

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為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一作劾洞折連方轉元功騁銳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

迮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取陽為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觀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為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

十三歲葢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為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禀氣血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焰年命已彫頹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為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直貴行賤言故為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崇辭説風俗衰薄

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為快故後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為人開顯大超向之指歸也其至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

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為道

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効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

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為輙强喑嗚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祕之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為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

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水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憒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為共稱揚增長妖妄為彼巧偽之人虛生華譽歙

習遂廣莫能甄别故忒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
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
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踈終不
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閳
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為相
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
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
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

夫搜尋仞之壟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為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為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為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蠢爾守窮面墻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

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為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如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為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傲然函胷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

此亦如竊鐘棖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内規財利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為刃鋒以毁譽為朋黨口親心踈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况營長生之法欲以

延年度世斯與救䘏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攺臨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為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為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為道士之人强以不知為知以無有為有虛自衒燿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故也吾非苟為此言誠有為而興所謂疾之而不能

默然也徒懸念慮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為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絶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

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為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為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斃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為之況但躬親灑掃

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亦何足為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羞逊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為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債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為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没但惜養危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

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睎顔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甚指切筆不覺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僊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已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干禄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内誤其身外沮將來也僊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

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第十五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殽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黄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

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夀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為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僊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飲竄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

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能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錬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饑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輩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

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曰甘草防風芫實之屬十許種擣為散先服方寸匕乃呑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輙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煑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

廬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為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煑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郄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

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饑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黄裳子但合口食内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絶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絶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為之者無不初

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歳勝一歳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呑氣而逹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絶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為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郍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

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黄帝雲液泉法以糵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輙内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内水也無或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為欲虛曜竒怪招不食

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為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粘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食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為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鏁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

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先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黄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黄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

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為先登摧鋒陷陣皆終身

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氐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劒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二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荆以作六陰

神將符符揹鼓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刃劒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為此則致詭恠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粕丸

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懐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隠雲盖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幽闕之徑或乗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巾解履缺文膽煎及而衣符子居蒙一作家人清液桂梗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馱馬泥九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為小兒或可為老翁或可為鳥或可為獸或可為草或可為木或可為

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衣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

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為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閡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湿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已之業年命在孤虚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絶命病鄉之時招

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
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
動是以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焉凡
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闕治病之方又
不能絶俗幽居專行内事以却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
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
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陀所集金匱緑囊崔中
書黄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付周始甘唐

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為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其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

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士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為人使使腠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為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

籌筭推三棊步九宫檢八卦考飛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筴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為入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卧而聞人

語之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

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偉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黄色深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金樓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鋋

之劒從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僊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揺動其次則含地黄煎或含玄膽湯及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虫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脱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

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鷰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黄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兎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薫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煑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

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班鳩石决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黄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

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環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剛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剛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里則自行矣此

言出於僊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疫之道抱朴子曰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黄秋白冬黑

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床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散（藥名也）玉函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雀）文黃（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九皇符

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黄白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僊經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黄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僊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黄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試作皆成也然

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金丹神僊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為趣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為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為迂濶不急未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

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躄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為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為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

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以鈆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禀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猨為砂為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

為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
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
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
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説墳籍不載一切謂為不然
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
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
成都内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説昔事道士李根見
根煎鈆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

即成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為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黄門郎程偉好黄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筩筩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

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告偉言道必當傳得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黄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鈆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黄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

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妾名瑶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黄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

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絶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曰史子心見署為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為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為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況黄白之變化乎凡

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羮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為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為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没逐利不恡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

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

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為蜃雀化為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為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為金服之昇僊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飡食草木千

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為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為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為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

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錢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為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為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為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

故方有用後宫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黄白之術乎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

蹄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盂覆盆
釜甑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鈎一作鉤見用胡
王使者倚姑新婦野文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
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悉解
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
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為耳劉向豈凡人哉直坐不得
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
先取武都雄黄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

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煑之令燥
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
分乃内雄黄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
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二寸以蚓螻土及戎鹽爲
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
乃以馬糞火熅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
治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
馬屎火熅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筩又以

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熅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黄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内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内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黄金法先鍜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

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熅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内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理一斤又作白

礬一斤合内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甪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内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内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即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黄水二分於鑑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内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黄水法

治雄黄内生竹筩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内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為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黄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硫黄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擣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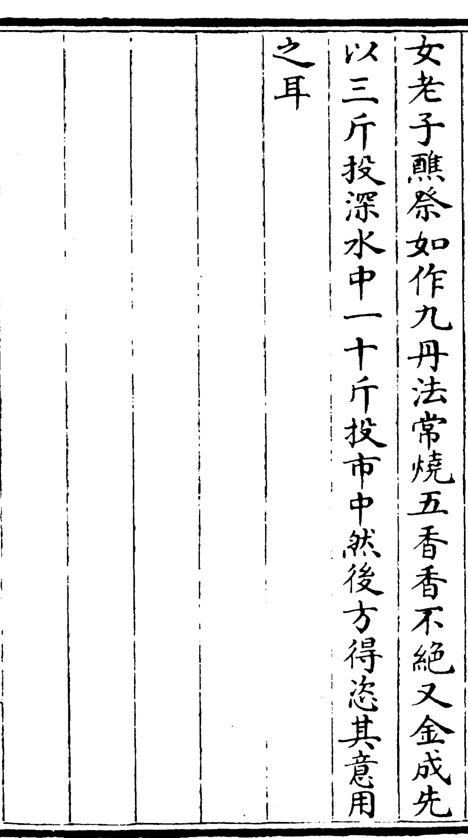
取良非法用鈆十斤内鐵盆中居爐上露灼之鈆銷内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為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筩居爐上銷鈆注大筩中没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鈆為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鈆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内銅器中須鈆銷内紫粉也方寸匕攪之即成黄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内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

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黄三斤蚓螻壤等分作合以為泥塗筩中使徑三寸匱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内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黄砂築上覆以蚓壤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口寒發之雄黄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黄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黄沙等分合作以為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内水銀銀動則内鉛其中黄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即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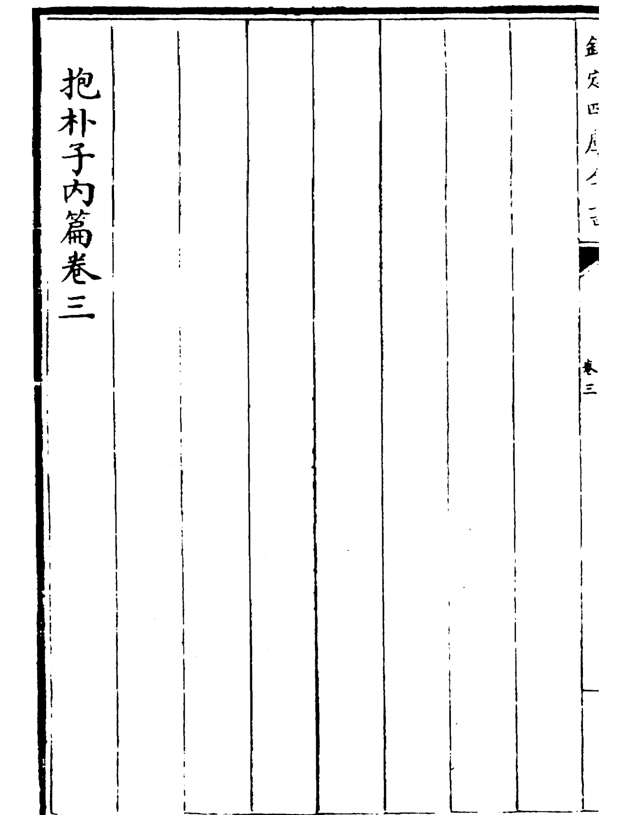
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入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煑一丸（杼一作樗）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丸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

牛羊六畜頟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土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冐雨衣不霑也以紫莧煑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

石𤍠一丸内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敵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面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内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



木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黄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絶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抱朴子内篇卷三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蔣維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抱朴子內篇卷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抱朴子內篇卷四

晉　葛洪　撰

登涉第十七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籍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

小即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岩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虫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帯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

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州公城名録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已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

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僊人及山中好神者顧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一作盍蹹一作踰及偶高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

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言未絶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慮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黄或白或黒或男或女後郄一作郅伯夷者過之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乃執燭起佯誤以燭燼爇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聲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

絶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録召州社及山卿宅尉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即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歲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

近忘遠聞之則悅倔倔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毫釐之益未固而丘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五月未一作戌六月卯七月甲子八月申子九月寅十月辰未十一月巳丑十二月寅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巳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以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秘記及太乙遁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

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爲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虫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隂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黄帝太公皆所信仗近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

近才庸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恥揀善日不亦顛愚哉每伺令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二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抄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畧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

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時刻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虫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户凡六癸為天藏六巳為地户也又曰避亂世絶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沉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僊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歴

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任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合二丈一尺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

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抱朴子曰靈寶經曰所謂寶日者謂支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

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做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開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秘祝祝曰臨兵鬬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避要

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内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皷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下飛字一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久枯木所作勿怪也

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山水之間見使人者名曰四徼呼之名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鄉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菜茅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兎也稱

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蠏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僊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

能為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

圓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

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

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内

瘡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

為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為

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瘡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

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

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燋枯今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未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瀰漫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羅列以炁吹之雖踐蛇蛇不敢動亦畧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

虵頭而手縈之晝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繞頭頸不敢囓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為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遥為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蜈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薫身或帶王

方平雄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及蠳龜亦皆啖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蠳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鴍是鴆鳥之别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蜈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蜈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蜈蚣

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綖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叓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蜈蚣治蛇瘡皆登時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答曰中州高源土氣清和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螫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影射其實水虫也狀如鳴蜩狀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橫物角弩如聞人聲縁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為矢則因水而射人

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虱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暑暮前跋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虫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虫之地每還所住輙當以火炙燎令遍身則此虫墮地若帶八物麝香丸及度世丸及

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辟沙虱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為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㕮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葍藤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虫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虫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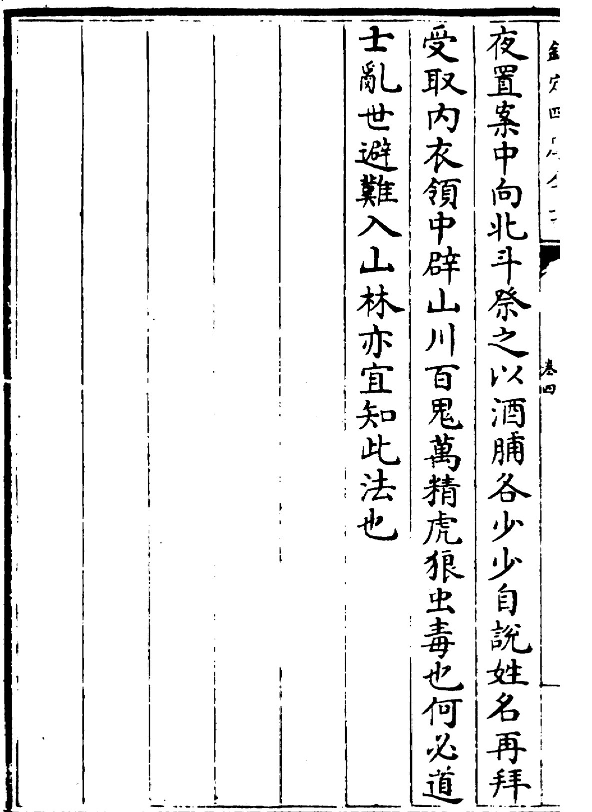
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棲岩庇岫不必有絪縟之温直使我不畏風湿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揺膏茵芋玄華散秋地黄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湿若服金丹大藥雖未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湿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氷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梁

有道卧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秘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雜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禮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木禁又法臨川先祝曰卷蓬卷蓬或作弓逢弓逢向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銅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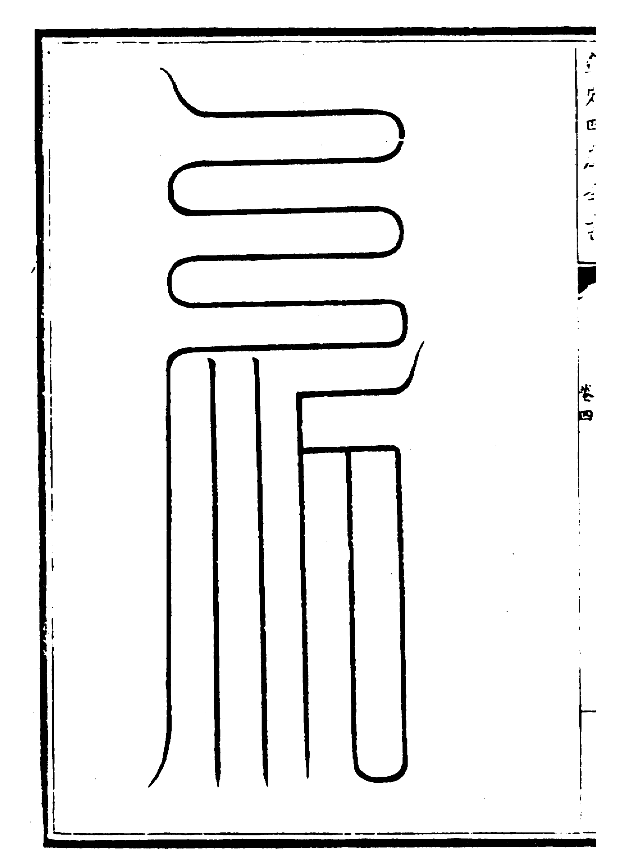
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内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為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牝銅以為雄劒取牡銅以為雌劒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為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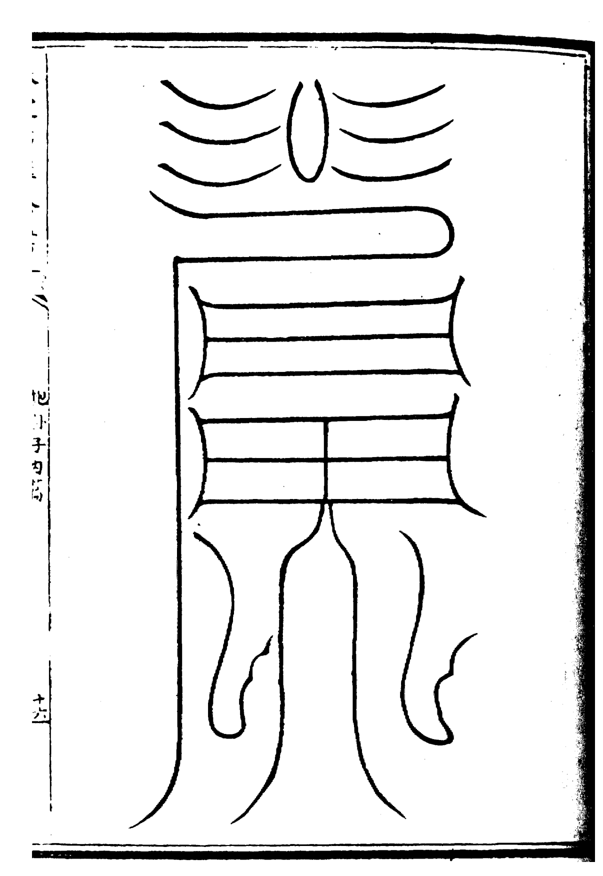
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虫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却其次服鶉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葱實烏眼丸及呑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即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黄庭中胎四十九真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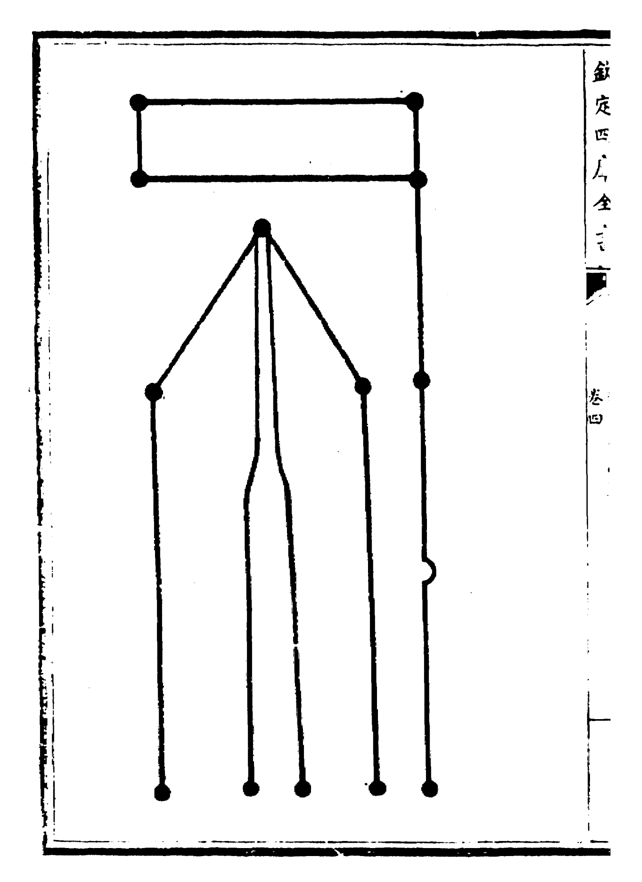
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虫毒也何必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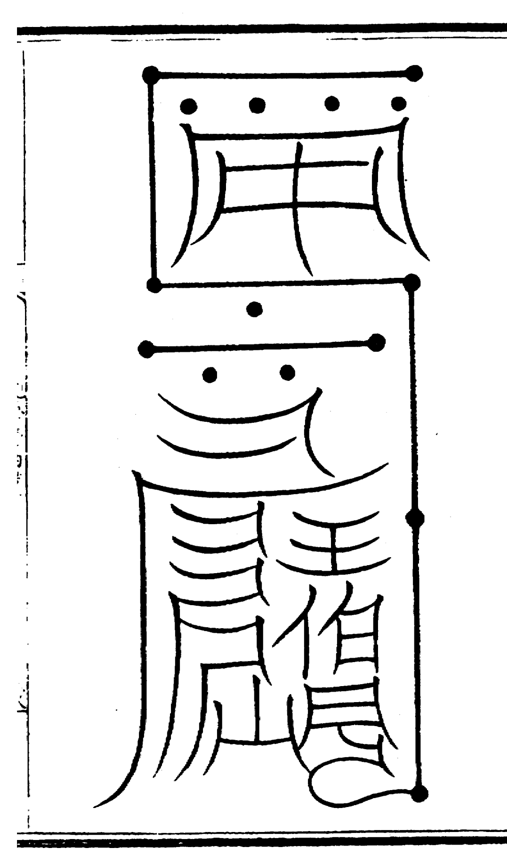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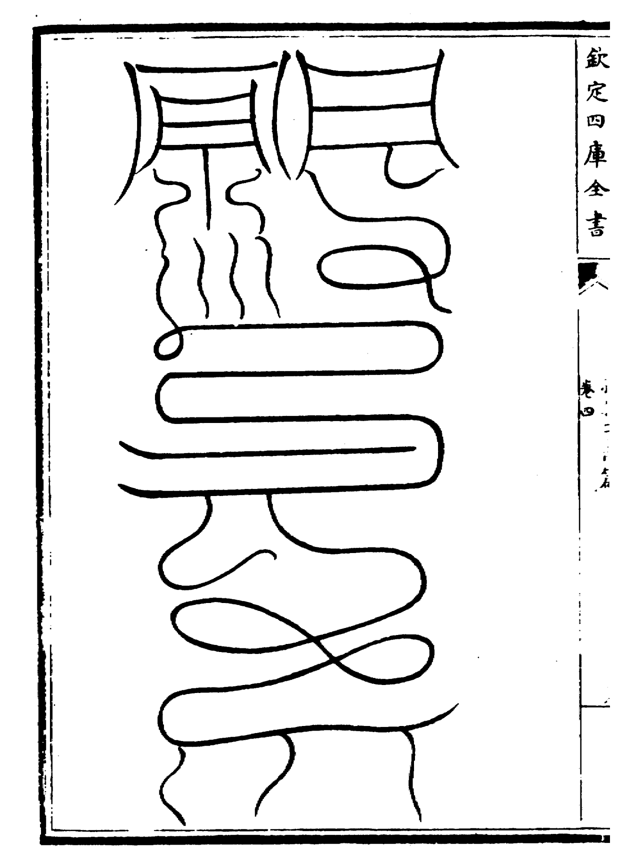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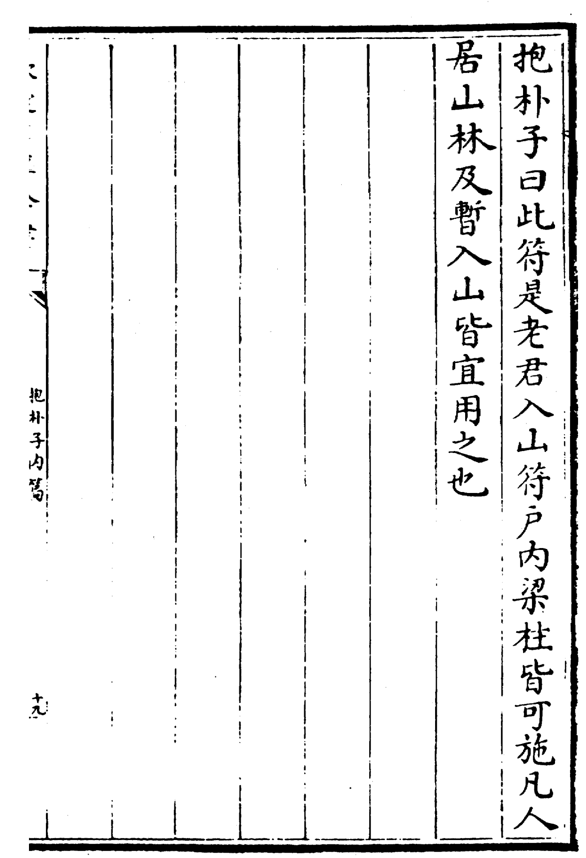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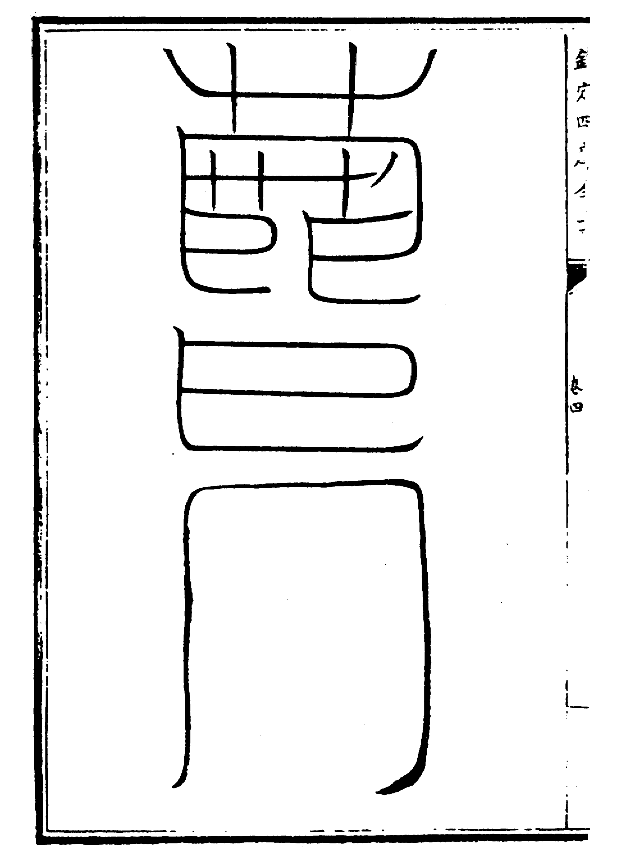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内辟山精鬼魅戶内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五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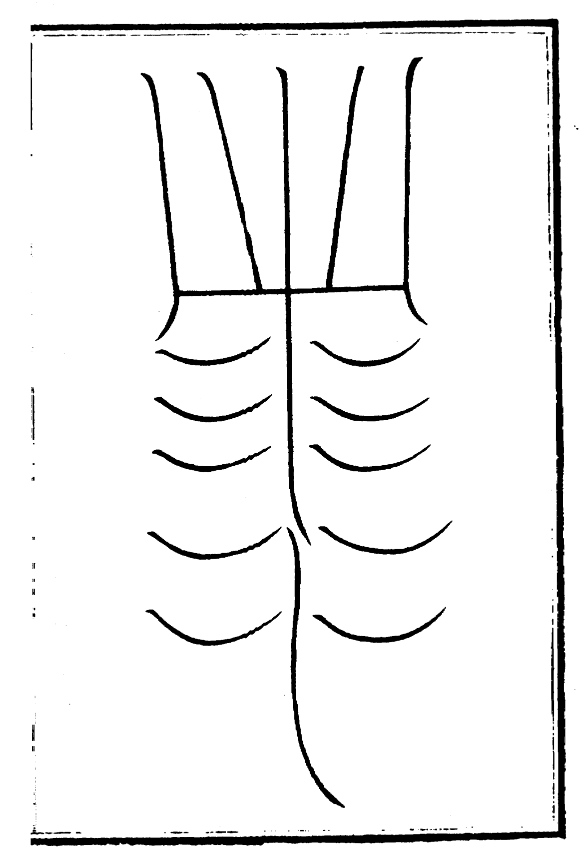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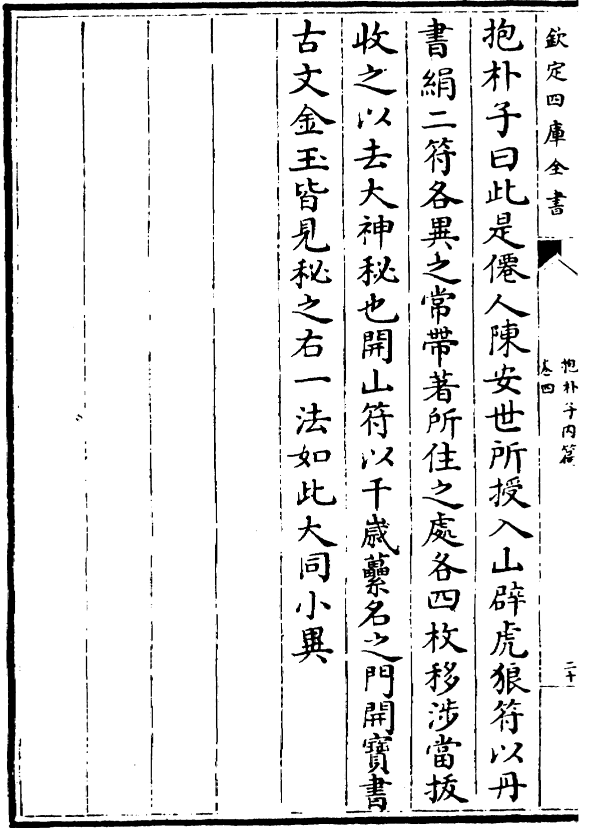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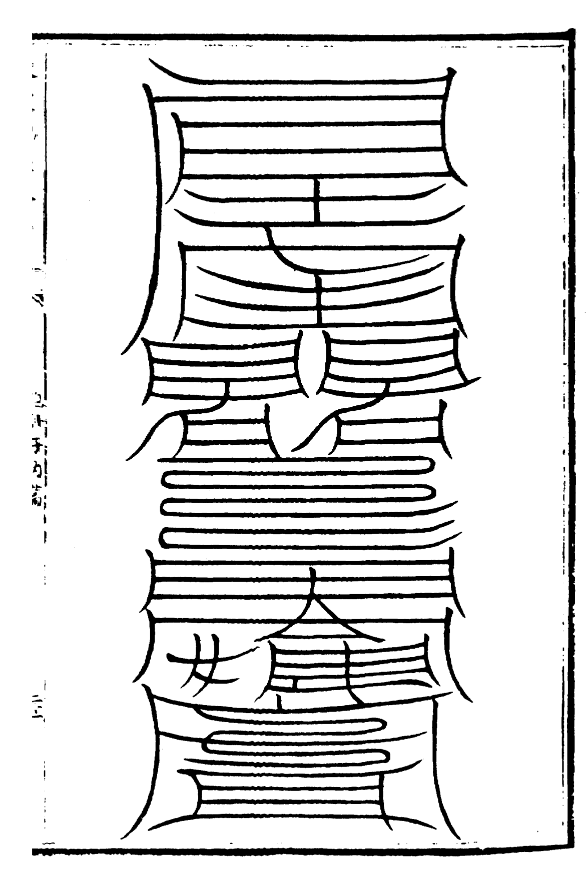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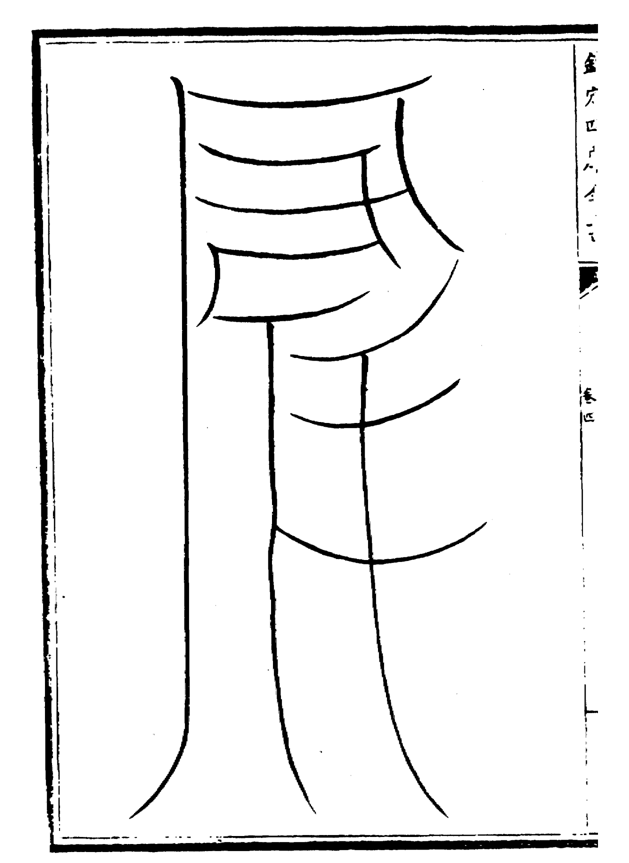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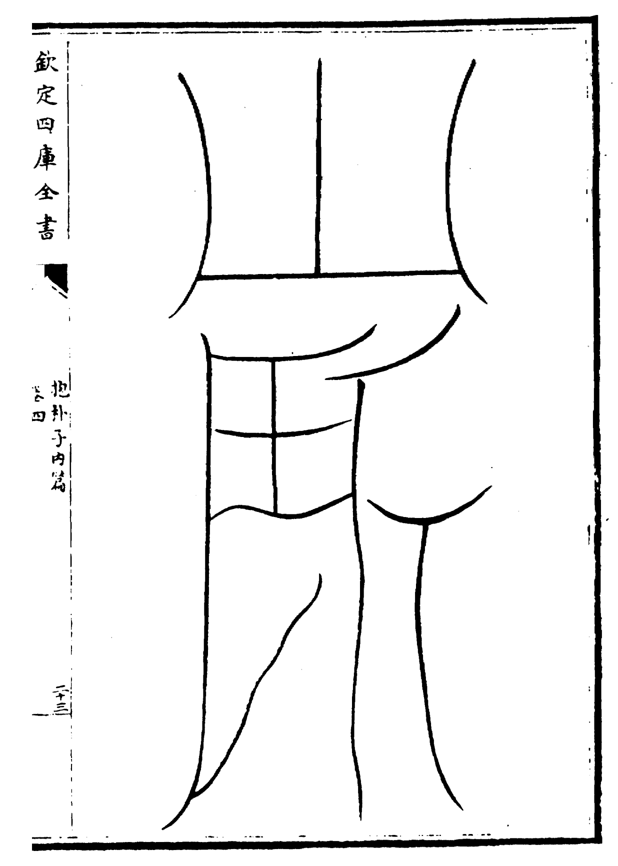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儛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拔收之以去大神秘也開山符以千歲虆名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秘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僊人陳安世符矣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

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為魚而嚙之以入水水常為人開方三尺可得炁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自本徹末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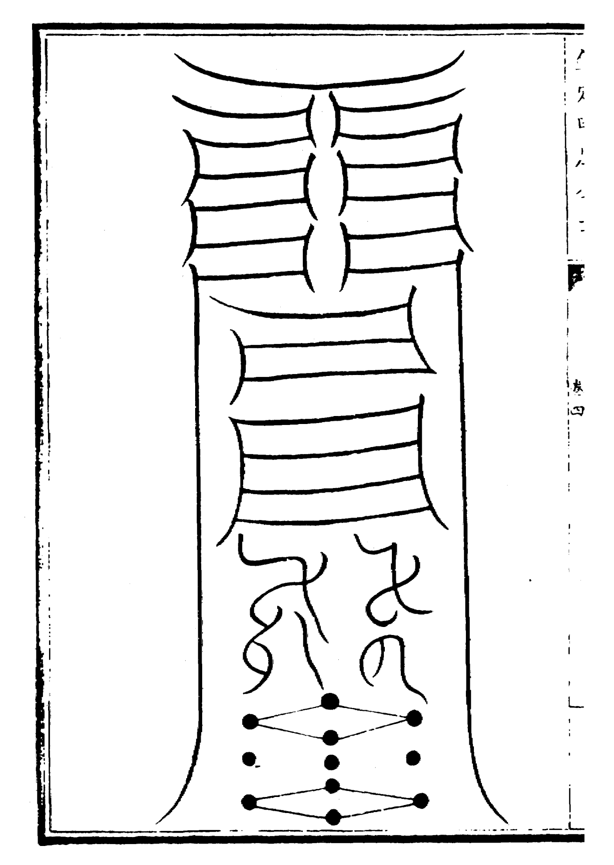
為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為導毒藥為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域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為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刺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為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衆木有刺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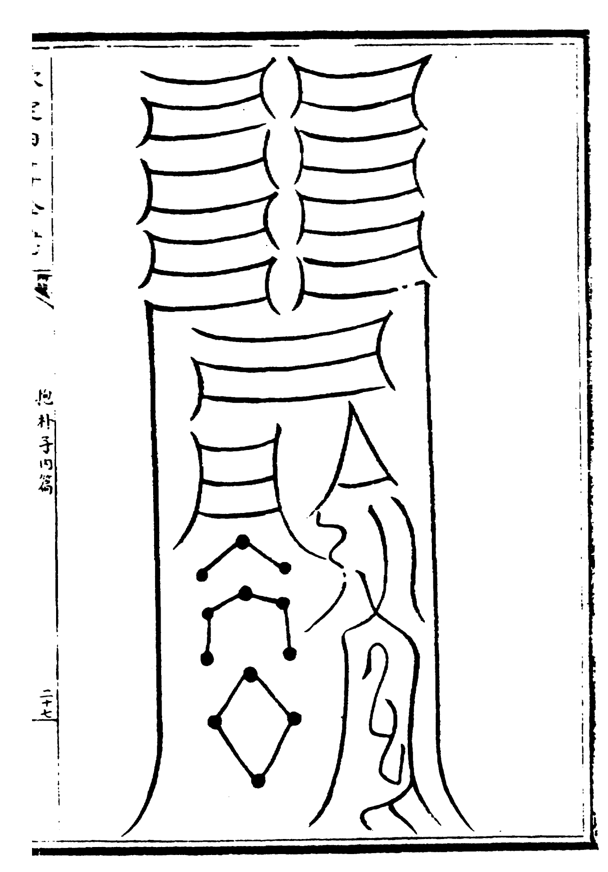
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輙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斑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僊丸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蹠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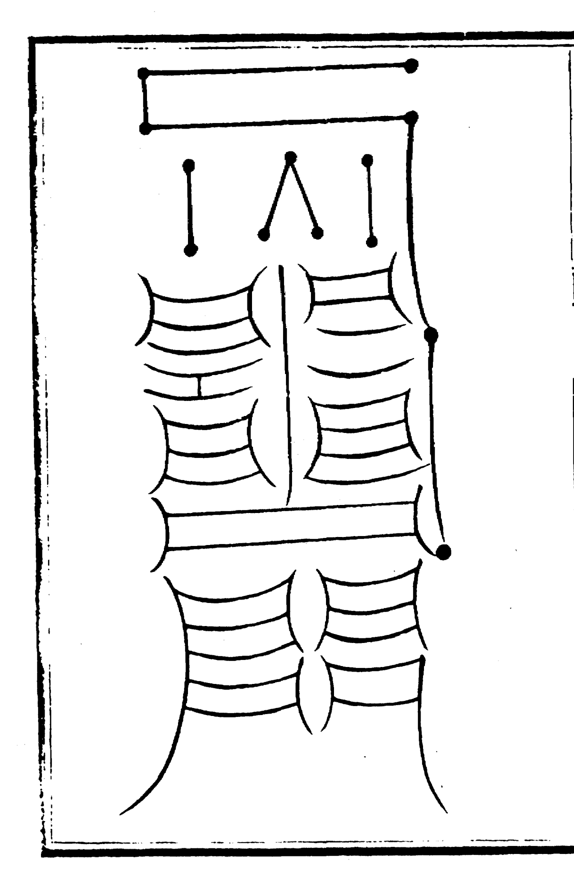
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見新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黿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黿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昞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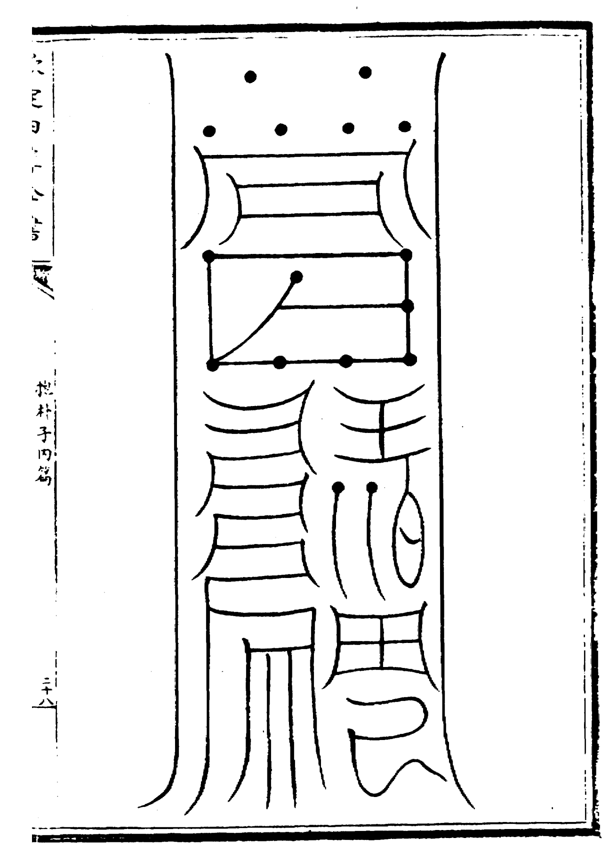
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浮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一作二）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炁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炁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闗因以刀横旬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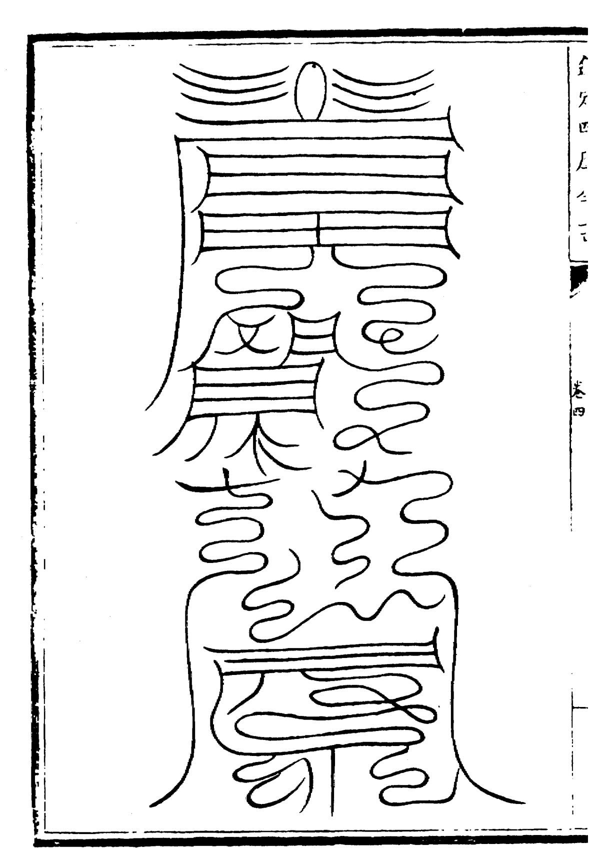
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叱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黄華蓋印文及石流黄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闕此四符也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訖如文又可戶內梁柱皆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地真第十八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沉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

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僊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饑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歃血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

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黄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黄葢童子受神芝之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皇真人於玉堂請問真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

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僊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惡則
獨有真一故古人尤重也僊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
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内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
印以中章馬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
有明堂後有絳宫巍巍華葢金樓穹窿左罡右魁激波
揚空玄芝被崖朱草蒙瓏白玉嵯峨日月垂光歴火過
水經玄涉黄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
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遲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

乃不去守一存真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虫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貞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卒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

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真一口訣皆有明文歃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為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鋭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塜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迸若忽偶忘守一而為百鬼所害或卧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

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為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入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玄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貞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為暢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復易於守貞一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曰玄一但

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僊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投鈞賓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則

能分形為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辟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為也未成之間無不為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餌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

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絶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加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為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胷腹之位猶宫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

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禳外來之禍也或為

鬼所冐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凌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焉盜猶得入况盡開者耶

遐覽第十九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二天

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禄在其中免此壟畝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趍向若涉大川不知攸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秘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名師鄭君但恨子弟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于時雖充門人之洒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専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為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

先髮鬢斑白數年間又黑顔色豐悦能引强弩射百步
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
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絶
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黄章言鄭君甞從豫章還於掘溝
浦中連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攀留鄭君以須後
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邮諸人已不復食五十
日亦不饑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
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皷琴閑坐侍坐數人口荅諮問

言不輟響而耳並聰聽左右操絃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曰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

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親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尫羸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効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盡事諳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

先令人寫其書皆當訣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晩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絶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温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或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避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為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满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内文枕中

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踈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内文天地人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玄録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僊經靈十僊經十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温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一作都經甲乙經一百七十卷青龍經中黄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導引經十卷

元陽子經玄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
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經內寶經四規經明鏡經日
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
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七圖
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內芝圖石芝
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章
牛中經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
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八寶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

九竒經更生經四衿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内經日月厨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隂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鴈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僊經黄白要經八公黄白經天師神器一作氣經枕中黄白經五卷白子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黄經文人經涓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一作時候經神光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

遁經李君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大素經華蓋經行廚

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闕記協

龍子記（闕一作關）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

鄒陽子經玄洞經十卷玄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

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

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

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華山經鳳

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凌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

山公記王子五行要貞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
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
黄老僊錄原都經玄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
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
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勑
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入温氣疫病太禁七
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宫宅宫
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虫蛇記萬畢高丘

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筭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丘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郄公道要用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荆山記孔安僊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僊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自來符金光符太玄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符六君符玄都符黃帝符

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貞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玄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七符大捍厄符玄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羲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玄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厨龍胎石室三金五

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太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鋸勾長短之間為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莫知其不

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也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貞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為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劒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符乃云行用之可以得僊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

僊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僊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僊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委質為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壇委絹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為必先白之如奉君

父其經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温疫氣横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艱絶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塜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黄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人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裏

竊內人家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復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慮也又家有五岳真形圖能辟兵凶逆人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

昔劉君安未僊去時抄取其要以為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為婦人蹙面即為老翁踞地即為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為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興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為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

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詰之其淮南鴻室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駞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種之初生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沉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僊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

季世之亂江南將軍昬沸乃負笈持僊藥之樸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焉

祛惑第二十 附別旨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僊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

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
涉滄海而掇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
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
棄乃原顔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
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
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其所寶秘已不精若
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
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必無

大牢之饍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為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為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狥世譽也亦何肯自摽顯

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説以厲色希聲
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晩學而敢為大言乃云已登名山
見僊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
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為空名云
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俛仰
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
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
五十年為同人遍説所歴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

歳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烟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内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蓍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為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為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

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徵也將為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偽物焉昔有古强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為僊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鳴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竟守事之餽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大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

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强曾畧涉書記頗識故事自言
已四千歲敢為虚言之不怍云已見堯舜禹湯説之
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
似八字耳堯為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
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
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
頼用舜耳舜是孙𢊬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懕山漁
于雷澤陶于海濵時人未有能賞其竒者我見之所在

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
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
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為事
吾嘗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
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
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
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
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俎

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録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跡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絶鐵檛一作擿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麒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没于今髣髴記其顔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

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已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説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為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强轉惛耆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强後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强後病於壽春黄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

間不信天下有僊皆坐此輩以偽亂真也成都太守吳文謊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謊而遇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為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愁怨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僊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

食如是三年饑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黒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僊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為地僊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僊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為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乗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僊共博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為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鉏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偓

佺子王喬諸僊來按行吾首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人間云從崑崙何以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仙至聞此莫不悵然含悲又見崑崙山

上一面輙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内有五城十二樓下有青龍白虎蜲蛇蛇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翁鹿公中黃先生與鹿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使備玊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僊人乃得越之其上

抱朴子内篇

神烏神馬幽昌鷦鵬騰黄吉光之屬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快僊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于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僊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曼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僊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絶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僊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

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厨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蔗曼都為斥僊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誑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其在其洛中

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為論釋皆無疑碍故為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啻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為白和於是遠近竟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白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寔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書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况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

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强蔡誕項曼都白和之不絶於世間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僊經云僊人目瞳正方昔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為余説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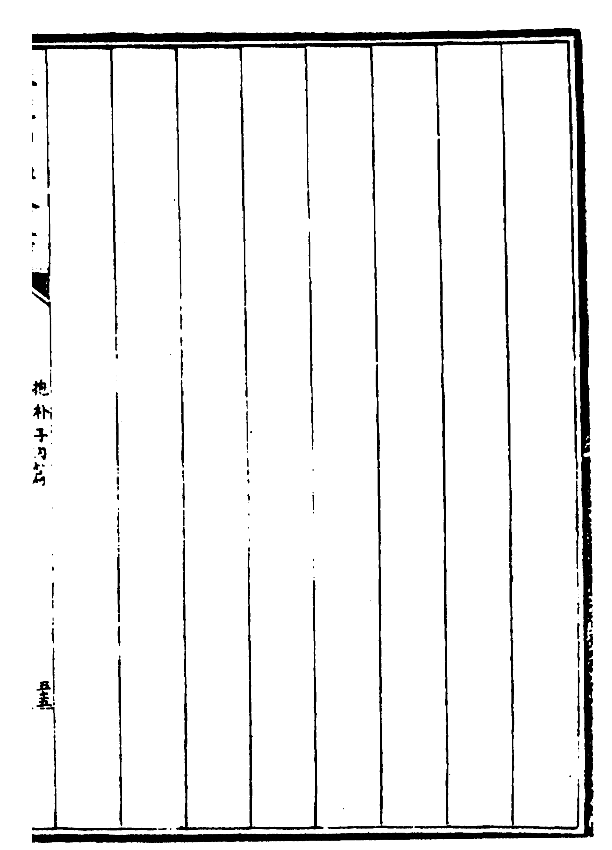
別旨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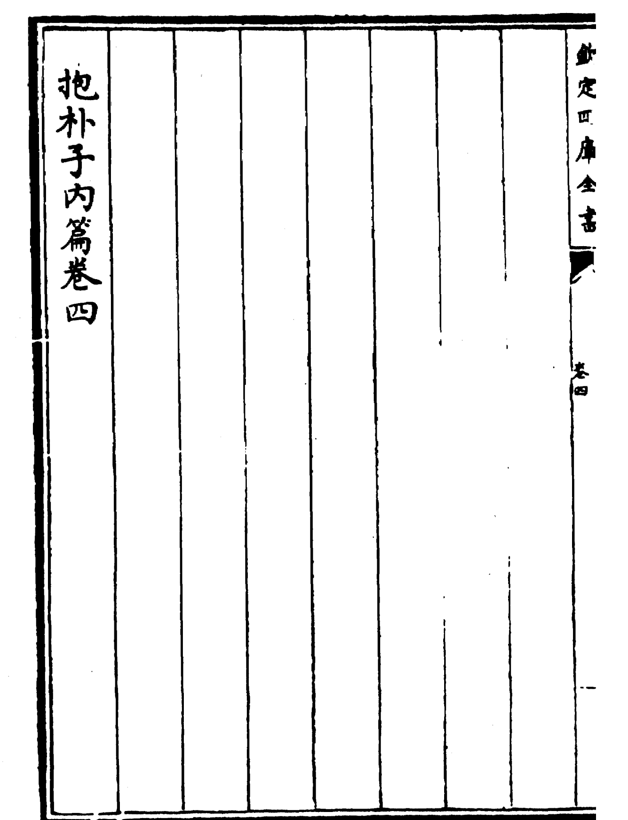
夫胎精固神與守元氣同但莫止出入之息可也有常以生氣時以鼻引入口吐吐二分餘一分鼓口咽此氣令喉中郁然有聲此非胎元氣是服麤氣也麤氣在腹

與元氣不同居也麤氣是喘息之氣也夫元氣雖至少而難散非有麤之出入也且呼吸猶不欲自聞況咽有聲乎夫入氣麤則傷肺肺五臟之華蓋氣下先至肺也凡服元氣不隨麤氣而出入則無有待氣生死之時也既鼓咽外氣入於元氣臟中所以返傷於人也夫人用力者皆用衆氣也謂衆物之氣飲食之品也且衆氣只能舉重致遠運體而已存之不能益人之壽去之不能使人短折何必禁閉也且用氣之術即麤氣也可以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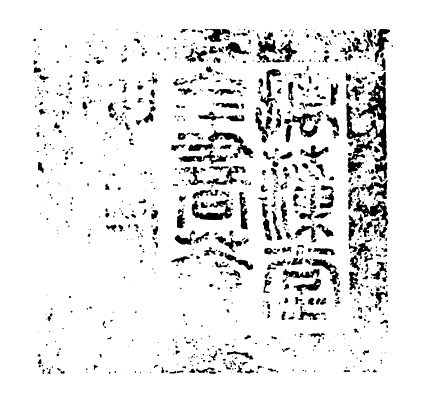
岳决河海制虎豹縛賊盜故知衆氣不及麤氣麤氣可去之元氣不可令出也夫保氣者元氣也非衆麤二氣若服元氣滿藏則麤氣自除即自以麤氣運動不必須衆氣也夫休絶者患其穀氣薰蒸五臟是以絶之今既修氣術則穀氣自除縱一日九飡亦不能成患終歲不食亦不能羸困則知氣之道遠矣哉夫導引不在於立名象物粉繪表形著圖但無名狀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導引也不必

每晨為之但覺身有不理則行之皆當閉氣閉氣即其氣衝以通也亦不待立息數待氣似極則先以鼻少引入然後口出吐也緣氣閉既久則衝喉若不更引而便以口吐則氣麤而傷肺矣如此但疾愈則已不可使身汗有汗則受風以揺動故也凡人導引骨節有聲如大引則聲大小引則聲小則筋緩氣通也夫導引療未患之疾通不和之氣動之則百關氣暢閉之則三官血凝實養生之大律祛疾之玄術矣





抱朴子内篇卷四



總校官進士臣胡　棨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聯奎

謄録監生臣蔣維暨